

论道德叙事与学校德育

洪 明 龙宝新

摘 要：道德叙事，就是教育者对道德事件的讲述或重叙，它是帮助学生净化心灵、升华德性、迈向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道德叙事负载着两种价值——原初价值和附加价值，每个道德叙事都有一定的价值载荷。在学校德育中，道德叙事是道德知识、规范的传递者，是道德行为图式的储蓄所，是道德情感的传达者，是道德经验的转述者，是道德思维的传承者。道德故事的遴选、聆听视角的建立、道德故事的重叙和价值立场的形成是学校德育的“四部曲”。

关键词：叙事；道德叙事；道德事件；原生事件；学校德育

人的道德生活由一系列生活事情构成，道德事件是学校德育的鲜活资源库。无论身处道德事件之中，还是聆听道德事件的仿制品——道德叙事，学生都能受到一种鲜活的道德教育。在遇事、处事、做事、历事、参事中，学生走进了道德的世界；在叙事、谈事、讲故事、听故事中，教师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宇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道德场域。在事发之后，道德事件变成了凝固的道德事实；在课堂描叙中，它们变成了一个个道德叙事，道德智慧沉淀其中，成为道德影响的储蓄所。充分挖掘叙事的育德价值，为儿童道德成长铺就快行道，是当代中小学德育变革的重要思路。

一、何为道德叙事

“德育过程是由一系列的德育事件串联成的”，^[1] 事件、事情是现代学校德育的基本载体与原始途径。在做事中学习道德，在历事中走向道德成熟，是学校德育的生活形态。但学校中的事件性德育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坐井观天、就事论事、拘泥于实事的德育同样是短命的。当代学校德育应该积极开发“事”的资源，充分利用各种事态（如事态、事件、事实），克服对当前生活事件的依赖，最大限度地挖掘事情的育德资源。我们认为，人亲历之事尽管具有亲身性、真实性的优势，但他人之事、过去之事对个人道德发展而言更有多多样性、可参考的优势。要将这些事情内蕴的育德价值发掘出来为我所用，这就需要对其之进行事后描叙——道德叙事。

道德叙事隶属于叙事，它是以道德教化为主题的一种具体叙事类型。叙事就是讲故事，是“将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中的特定事件通过形象而非纯思辨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记录，并且适当阐发当事人的思想和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1] 叙事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是：原生事件（即事实）与描述记述，前者构成了叙事的素材或脚本，后者构成了叙事的技法或方式，

站在特定角度上用一定方式来描叙原生事件就能“讲”出一个个故事。其实，事情可分为“原生事件”、“意识事件”和“文本事件”，叙事是原生事件被意识化、主观化的枢纽环节。在此，原生事件是指“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原原本本发生的事件”，是没有经过人的书写、认识加工过的事件；意识事件是指“进入了人的意识，被人们认识和把握了的事件”，是在人的理解和叙述中产生了意义的事情；文本事件则是指“被写成文本，被文字固定下来了的事件”，是经过了文学语言组装、剪裁过的事件。^[2]叙事是原生事件进入人的视野、意识，使之上升为意识事件的重要阶段。总之，叙事是叙事者对原生事件的一种“语言再现模式”，是对叙述者所见所闻的一种由事实向语言的转换，它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类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吸收的形式”^[3]。叙事是人类创造、传承新价值、新意义的基本工具，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始形式，是“一门深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艺术”。^[1]

可见，叙事是人类的价值、意义嵌入原生事件的渠道，但这种价值与意义来源于何处？这是我们理解道德叙事形成机理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描叙、利用、改装道德叙事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叙事的价值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原生事件中自在的价值观念，一个是叙事者个人价值立场的无形渗透。笔者必须承认：所叙之事总是具有特定的价值表达阈限或价值载荷，其伸缩范围有限，它是由叙事的特有素材和结构决定的，其核心价值内容不允许随意篡改，也不易为描述者所改写。超过了这个阈限或负荷，听者会认为叙事对原生事件“不忠”，它扭曲了原生事件所意欲表达的价值与意义。在此，我们把原生事件所要表达的价值本意称之为“原初价值”，它是叙事对原生事件加载其他价值的始基，其所能负载的其他价值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故它决定着叙事的大体价值表达范围。叙事的原初价值来自原生事件的发生背景和独特情节，是事情的原创者、原始参与者所创造和表达的。人存在于事中，事是人与人构筑的动态关系网络，任何事情展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价值关系、道德关系首当其冲，它标识着人在事中的基本存在方式。可以说，事情背后承载的价值关系昭示着事情的本质。因之，事情的原创者、参与者在做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意识、道德品性在事实中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叙事的价值基调。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叙事都是对真实事情的重现，许多人为杜撰出来的叙事也是有价值负荷的，这种叙事的价值基调则是由故事的原创者赋予的。叙事的第二价值来源是叙述者本人的价值嵌入，它构成着叙事的附加价值。叙事不都是对原生事件原原本本的描述，而是对之进行了局部修饰、枝节修剪和细微改编，其通用技法往往是：为其加入许多新的细节情节和对某些原始细节进行重新编码赋值。显然，这些工作是由叙事者完成的，叙事正是利用这一环节巧妙地改变了原生事件的价值色彩，向事实中嵌入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对叙事而言，其最终的价值表达取决于原初价值与附加价值间的叠加或耦合。有生命力的叙事总是被多主体所反复重叙，总是多版本的，叙事所承载的价值内容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所凭借的原生事件轮廓和价值负载阈限。一旦附加价值超越了原生事件的“价值载荷”，事情与价值之间的内在链条发生断裂，叙事

便宜告解体。

可见，道德叙事绝非对道德事件的简单重现，而是其内蕴价值视野的自然呈现过程，是新价值立场向原生事件的潜入过程。道德叙事是对道德事件的一种视角化重读方式，价值主题的凸显与强化是道德叙事诞生的标识。在人类故事中美德故事占据了主体，为学校德育积累了丰厚的课程资源。所谓道德叙事，就是教育者对道德事件的讲述或重叙，它是帮助学生净化心灵、升华德性、迈向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道德叙事与一般叙事的技术结构相同，其与一般叙事的根本差异在于意义结构，道德叙事具有以育德为中心的独特构架。在道德叙事中，故事情节围绕道德主题旋转，叙事方式服务于德育意义的呈现，其中对人类知识、习俗、文化等的描叙退居边缘，转入叙事的幕后而成为故事背景。就整个叙事而言，故事背景是为了反衬当事人的人格形象，故事情节是为了展现当事人的心灵世界，故事高潮和结局是为了表现当事人的道德品性和价值立场。与道德规范教育不同，道德叙事的独特内部构造在于：它是“一种动态的、旨在显现故事力量、捕获听众心灵以达到讲述目的的过程”，^[4]故对受教育者具有先天的魅力和感召力，而道德知识教育则寄希望于“告诉”（杜威语）这一肤浅的方式来完成心灵教化的目的。在道德叙事中事件中的德育资源被丰富、被强化、被雕琢，其德育效能显得更为圆润和感人。中小学德育离不开叙事，道德叙事是学生道德成长的甘霖，叙事使德育课堂更富有韵味和光彩。在叙事中唤醒学生的道德良知，催生他们道德潜能，叙事是当代学校将德性融进学生心灵的通道。

二、道德叙事的德育功能

德育向生活回归其实就是将人与事更加贴近的过程：在做事中学生获得的是直接的道德经验体验，在叙事中他们获得的是替代性道德经验体验；在做事中教师是事情的旁观者和评介者，在叙事中教师是事情的讲述者和控制者；在做事中学生是事情的主人，在叙事中他们是事情的聆听者；在做事中道德教育资源的载体是事情本身；在叙事中道德教育资源的载体是故事。做事与叙事具有截然不同的德育结构，二者功能互补、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以事育德的双轨。“讲故事是发展儿童品格的自然方式”^[5]。叙事建构着学生的道德，帮助儿童走向道德的成熟，“将个人生活故意用故事诉说、故事重述来表达，是个人成长的一种重要方法”。^{[6]266}叙事具有多重德育功能，道德叙事是青少年学生道德成长的营养源。

（一）道德叙事是道德知识、规范的传递者

“故事是对世界的诠释，也是人们引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启明之路。”^[7]故事中沉积着人类及当事人的道德理解、道德判断与道德经验，它与道德教材共同构成了道德知识的承载者。在道德叙事中，知识与故事水乳交融，它稀释了知识的抽象性，为道德知识找回了主体、境遇、情意和生气，让道德知识获得了生动、具体、诱人的故事形态。正如刘小枫所言，“没有叙事，生活伦理是晦暗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灰蒙蒙的”。^{[8]4}可以说，叙事是道德知识

的复原术，是道德观念的赋形者。叙事让道德知识回归其原生形态，回归经验的怀抱，活化知识中沉睡的智慧，激活道德知识背后的人、事、情。在叙事中，道德规范不是以独立的姿态显现，而是以故事构成元素的面孔出现。所谓“元素”，就是基本的构成要素，元素只能存在于事物整体中而不可能与之相分离，离开整体的元素就会“死去”，元素存在于它与周围元素的互动关系中。对道德叙事而言，道德规范就是这样一种元素。它在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联系，实现了其有机化、活体式的生存方式。不像传统德育那样，道德规范被从事情中抽离出来，变成毫无活性的教条，甚至成为“收敛人性”的杀手。道德是“把人性引向辉煌的召唤”，^[9]道德教育本应具有一种“召唤型结构”（伽达默尔语）。重叙美德的经典故事，再现学生身边的美德故事，是有效诊疗异化了的道德知识、规范的良方。

（二）道德叙事是道德行为图式的储蓄所

道德智慧的构成单位是一个个具体的道德行为图式，道德智慧的创生实际上是对这些行为图式的灵活拼接、重组改装。基本道德行为图式是学生做出道德之事的基本依托，道德行为图式的丰富是道德教育的重任。在这一点上，讲故事对德育的开展意义重大。实际上，道德故事就是道德行为图式的储蓄所，“故事为道德行为提供了参考模式”，^[7]故事是用情节和主题把一系列道德行为图式串联起来而形成的作品。在道德叙事中随着故事的展开，道德行为图式被呈现给学生，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了应对道德难题、道德困境的基本武器和行动参考。人不仅在做事中学会了践行道德，还在聆听他人的道德故事中学会了如何按照道德的要求行动，它是“保存、分享和纪念我们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智慧的一种方式”。^[10]道德智慧的不可拆解、不可分析性，个体性，情境依存性，不可再生性是其基本特征。道德智慧不仅关注的是人做了什么，更关注的是人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做了什么，对它的完整呈现需要的是道德叙事而非道德技能教学。每个道德故事都是由人物、情节、冲突、时空、背景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完整地记述了道德智慧发生、展开的全程，完整再现了人拼接道德行为图式、应对道德难题的过程。因此，道德叙事不仅储蓄着道德行为图式，而且完整地复现了道德智慧的生成历程，它是道德学习的完整教材。

（三）道德叙事是道德情感的传达者

道德教育的基本手段有三个：教育、化育、感化，其所凭借的基本工具是道德知识、道德文化和道德情感，其所凭依的道德思维形式分别是逻辑思维、潜在思维和图景思维。道德体验的发生依据的“不是一种以单纯的语言文字符号的逻辑转换为主的逻辑思维活动，而是以图景转换为主的图景思维活动”。^[11]相比而言，在这三者中教育是自觉的德育，化育是不自觉的德育，而感化介于其间。要感化人，让德育触及人的灵魂，在人身上生成道德，就需要道德情感的宣泄和道德体验的生成。在聆听叙事中，道德生活的图景全面展开，从中人找到了生命的感觉，人的心灵之门向道德敞开，道德可以无障碍地通达心灵。叙事正是通过“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2]叙事唤醒了人的生命感和道德感，激起了人强烈的道德需求和道德

表达欲望。相对规范宣示式的道德教育而言，叙事关注的不是事之“理”，而是事之“感”，它“体现出对人们生活故事的重视和对人类内心体验的关注”。^[13]刘小枫指出，“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18]在叙事中，讲述者不是用权威来征服人，不是用道理来说服人，而是用情节、情感来打动人。让倾听者和故事的主角同悲同喜，引发他们道德的感应，促使其接受道德的感化。在道德叙事中，“听者不仅仅是在听（读）一个故事，而是以一种情感体验方式建构和理解故事”，^[14]建构自己的道德生活。相反，在当代宏大德育理论的形成常常是通过理性干馏与蒸发还原掉道德故事中的感性、感觉、感情来实现的，由此，德育课变成了理论专修活动，完整的“道德人”难以生成，叙事被放逐、被贬抑。这正是酿成现代性德育悲剧的根源所在。

（四）道德叙事是道德经验的转述者

道德经验是人经历道德事件之后的遗留物，是人决定如何应对未来道德事件的智库，道德经验是决定人道德行动的直接参照和依据。道德经验具有情景依存性与个体依附性，这就决定了任何德育理论都难以实现对道德经验的全传递。这恰恰是道德叙事的优势所在。叙事的实质是经验的表述和转述，它是人类经验传递的主要形态，“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1]德育叙事不同于理论讲授，道德学习者“投入到经历、诉说、重新诉说与重新经历故事的过程中”，^{[6]272}置身于道德故事之中。叙事对道德生活经验的传递是“道理+背景”式的，或者说是“渗透式”的，道德的睿智渗透在讲述者对生活琐事、细节、情境的陈述中，道德经验发生的情景成为道德智慧的牢靠固着点；叙事对道德生活经验的传递是“全景”式的，它没有经过理性的刻意过滤与干馏，没有经过过度的改扮与取舍，一切道德经验的陈述基本上忠诚于原生事件。因此，道德叙事对道德经验的传递是几乎可以实现“全传递”，道德经验以其原生形态被呈现，它能够提供给道德学习者一种完整的道德行为模式——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人、做出什么举动。毋庸置疑，哪怕是一个文盲，一个没有上过一节德育课的人，他也能在聆听完故事后学会如何去践行道德，去按照道德的法则行事。道德叙事是古老文明传承道德文化的根本形式。

（五）道德叙事是道德思维的传承者

没有加工就没有故事，因为事情“本身并不产生意义，只有经过叙述者的选择、改造、虚构并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2]后，才可能成为价值意义的承载者。但这种“加工”通常是小幅度的，它只经过了讲述者的微妙加工和少许修饰，故属于一种“浅层加工”而非“深度加工”。这种特殊的加工方式决定了道德故事中的道德思维没有被肢解，内蕴的道德精神没有被剔除，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给听者创造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故事本身具有“多解性”，它有待于人在聆听中去把握、去琢磨、去点透。在这种揣摩与解读中，故事聆听者的道德思维得到了训练，道德判断力得到了锻炼。在道德叙事中，道德思维的传承方式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分步完成的：首先是故事主人公的道德思维原型，其次是聆听者解读出来、领悟到的道德思维；前一种道德思维在故事中处在休眠状态，后一种道德思维则处于激活状

态。在两种道德思维间的来回往复、比对校验中实现道德思维原型在学习者身上的转生是叙事传承道德思维的独特方式，即丁钢教授所言的“关于经验的思维模式”。所谓“经验思维”，它是一种从经验到经验的思维方式，是以故事（而非知识）为中介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中，生活的理论、理性没有被语言、符号等析出，它始终是以潜在、隐身、暗示的方式存活在故事之中。相对而言，理论思维是采用一些结构化手段，如语言描述、符号模拟等，刻意将故事中的理论、理性因素暴露在人的感官之下，使之现身于生活的“明区”之中的，生活之事的灵气与感性被去除了。在道德叙事中，经验思维是人的主导思维方式，德育能够跨过了人理性的中介，实现了对人类多样化道德思维方式几乎不走样地传承与延续。

三、如何在中小学道德教育中

使用道德叙事道德叙事的具体性、情节性、生动性决定了利用道德叙事进行德育是中小學生喜闻乐见的一种德育形式。用道德叙事来稀释道德知识的“浓度”，启迪学生的道德智慧，丰富他们的道德生活经验体验，充分发挥道德叙事的多元德育功能，是提高中小学德育效能的有效途径。在中小学德育实践中，道德故事的遴选、聆听视角的建立、道德故事的重叙和价值立场的形成是叙事视野中学校德育活动的“四部曲”。

（一）道德故事的遴选

学校德育顺利开展的前提是要有好故事，道德故事的质量与德育的效能呈正相关。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生活事件，在德育中它们都以道德故事的形式呈现。不同道德故事的价值主题不同，价值载荷不同，其对中小学德育活动的适应性和效能性也就不同。价值主题是道德故事的存在标识，人们总是依据道德故事的原初价值对其进行着分类，如革命传统故事、孝敬父母故事、英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的类型名称就昭示着其所宣扬的价值主题，直接决定了它在学校德育实践中的使用方向——对于培养学生的某种德目具有特效性，而对于其他道德品性培养而言则显得效力微弱。正因如此，实现道德故事的价值主题与德育目的的对接与契合是利用道德叙事开展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首要环节。同时，追求价值主题与特定道德教育活动的吻合只是德育活动开展起码要求，道德故事的遴选还要努力追求教育价值的最大化。道德故事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价值主题的清晰性、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以及学习者生活经验结构的相似度。一般情况下，一个道德故事的价值主题越鲜明，情节多一个“弯度”，与学习者生活经验结构的相似度越大，道德故事的德育效能会越明显，德育价值会越大。教师对道德故事的遴选应该在强调价值主调与德育活动的同向性的前提下力求尽可能地提高上述三因素，确保道德叙事的育德效能最优化。

（二）聆听视角的建立

道德故事是个多面体，其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位居其内核，要引导学生在叙事中领悟这一价值与意义，教师就必须帮助他们选取一定的角度来进入这个多面体的内部。这就是聆

听视角的建立问题，该工作必须在教师叙述道德故事之前来完成。聆听视角是儿童进入道德故事内部的通道和桥梁，它的建立必须诉诸于道德提问来完成。任何提问实际上都是通过情境与问题间相配合的方式来完成的，二者之间具有类似于“云丛包绕月亮”的结构：一旦提问的情境得以建立，问题自然会脱颖而出。情境呈现越清晰，问题界定就越容易；情境呈现越模糊，问题界定就越艰难。道德提问的实质是在呈现道德情境的同时帮助学生准确捕捉道德问题，以此促进学生对道德故事聆听视角的顺利建立。当然，道德提问不是随意的，它是引出道德故事下文的“先行组织者”，是引出故事核心价值问题或困境的引子。道德问题的提出预先将故事聆听者的关注点锁定在道德故事主题上，确保聆听者顺利进入道德故事，直击道德故事的核心部位。因此，建立聆听视角是帮助儿童打通进入道德故事的门径，提高他们道德故事理解的准确性与效率的保证。

（三）道德故事的重叙

道德叙事的叙述者主要是教师，道德故事的重叙是激活其内蕴的育德价值的根本手段。对道德故事的叙述是一门艺术，如何通过叙述来放大、凸显、修剪故事的原初价值，沟通听者——学生与故事当事人的心灵，使之产生心灵对话，是道德叙事的操作性难题。对道德故事的原创者而言，对它的每一次叙述都是一次“重叙”，道德故事就存在于叙事主体的反复重叙中，每一次重叙都增添着其价值意蕴。道德故事的“重叙”是叙述者与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心灵对话”，在此意义上整个道德故事只是给他们对话提供了一个舞台、一个主题、一个场景。在重叙道德故事中，教师既要叙述故事本身，还要表达自己在这场心灵对话中产生的道德体验和价值见解，并将这种见解体验巧妙地融入道德故事中去。对教师而言，道德故事的重述实际上是一个再体验、再修饰、再创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道德故事价值增值的过程。一位优秀的叙事者能站在听者的角度，从呵护听者道德成长的立场出发，以故事细节润饰与修剪为手段，对故事的价值主题进行强化、放大，对故事中影响听者道德成长的“价值干扰项”尽可能剔除，使整个道德故事变得更为细腻、圆润、生动，让当事人的道德形象变得更为鲜活、动人。只有这样，道德故事的重叙才能成为促使聆听者发生灵魂转向的催化剂。

（四）价值立场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讲述者）、学生（倾听者）与道德故事是学校德育必须关注的三个要素，德育活动就是师生围绕道德故事而展开的三体联动、交流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道德故事的重叙者与道德价值的呈现者，学生是道德故事的聆听者与道德价值的建构者。在课堂呈现道德故事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儿童建立新的价值立场，改变其处世的态度和生活的样式。价值立场的建立是一种新道德在儿童身上生根的标志，是道德叙事影响儿童道德建构的关节点。在德育课堂上，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会倾听道德故事，学生沿着先期形成的聆听视角进入道德故事情境，实现与故事主人公的对话与通灵，产生道德认识、道德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说，没有这种悬置疑虑、全身浸入、心灵敞开的倾听活动，道德叙事就难

以拨动学生道德的“心弦”，引发儿童价值视角的重建与调适。倾听道德故事不是要还原道德故事的原初价值，也不是要让学生的价值立场完全归依于教师重叙道德故事后生成的价值立场，而是要让其在与道德故事当事人的“心灵对白”中积累价值选择经验，升华道德体验，生成道德智慧，最终形成自我的价值立场。笔者相信，只要儿童确立了稳健的价值立场，他就可能在各个道德场合、道德境遇中游刃有余地把握自我，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德成熟境界。

参考文献：

- [1]孙燕.德育叙事：关注德育事件的真实[J].思想·理论·教育，2004（1）：22-24.
- [2]龙迪勇.事件.叙述与阐释[J].江西社会科学，2001（10）：15-24.
- [3]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
- [4]石中英.“狼来了”道德故事原型的价值逻辑及其重构[J].教育研究，2009（9）：17-25.
- [5]郑富兴.美国中小学品格教育实践中的故事法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2（11）：42-47.
- [6]舍恩，等.反映回观——教育与咨询实践的案例研究[M].夏林清，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 [7]杨婕.道德叙事：德育的新途径[J].教育探索，2009（9）.
- [8]刘小枫.沉重的肉身[J].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9]赵汀阳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0.
- [10]安桂清，顾薇.论故事的教育价值[J].当代教育科学，2007（2）：3-4.
- [11]刘惊铎.体验：道德教育的本体[J].教育研究，2003（2）：53-59.
- [12]王鸿生.现代小说叙事伦理序言[M]//现代小说叙事伦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
- [13]王枏.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3（4）：11-15.
- [14]丁丽丽.国内教育叙事研究文献综述[J].黑龙江史志，2009（17）：134.

Moral Narration and School Moral Education

HONG Ming¹, LONG Bao-xin²

(1.China Youth &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89; 2.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Moral narration refers to educators' narrating or re-narrating of moral storie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help students to purify their mind, sublimate their virtue and live a better

life. Moral narra-tion has two kinds of value, the original value and the added value. Each moral story is endowed with value by narrator. In school moral education, moral narration is the transmitter of moral knowledge and norms, the“savings bank”of schema of moral behavior, the communicator of moral feeling and experience, and the inheritor of moral thinking. Selecting moral story, establishing the perspective of listener, narrating moral story, forming the value position is the“Four Steps”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narration; moral narration; moral stories; original events; school moral education

作者简介：洪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龙宝新，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副教授。

本文选自《教育学报》2011 年第 3 期。